

● 作者/James Dubik ● 譯者/張慶文 ● 審者/丁勇仁

使用武力理論之反思

Rethink Use-of-Force Theory

取材/2023年4月美國陸軍月刊(ARMY, April/2023)

本文主張美國政軍領導人對使用武力理論不甚瞭解，且無法跳脫陳舊思維。筆者列舉六項使用武力之思維陳規，望政軍領導人引以為鑑，方可做出正確決策且採取適當行動，進而減少因「單薄理論」造成的軍力及資源耗損風險。



第505空降步兵團第1營D連官兵以M240 B型機槍對假想敵進行射擊。(Source: DVIDS)

談 到對使用武力的理解，美國政(軍)領導人及國民陷入了至少六個思維陳規。對於陳規不思改變，導致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做出了不適切的選擇與決策。戰略家與退伍軍人自問：軍人與其眷屬，以及對國家過去20年的犧牲是否「值得」？若我們不能跳脫陳舊思維，將會降低未來成功的機率。

這些一成不變的思維為何？以下有六個錯誤信念。

1 戰爭是二元化

「戰」與「不戰」是錯誤的看法。使用武力較偏向一元化而非二元化，且使用武力有四個共通特徵。第一，具有目的：使用武力都有(也應該要有)要達成之目的。第二，所有使用武力發生在四個層級——戰術、作戰、戰略及大戰略。第三，資深政(軍)領袖應將其能力運用在三個核心領域：

- **一致性的達成與維持**：設立各項目標、制訂與目標相關的戰略、政策及戰役決策，並增加達成目標的可能性。
- **組織能量的產生與維持**：將初步決策化為行動，並在使用武力後隨時調整，俾帶來最後成功。
- **合法性的維持**：以正當理由使用武力、遵守國際法及持續獲得人民支持。

最後，使用武力都存在幾種本體論上的特徵，即任何使用武力都存在不確定性、摩擦及迷霧。所有使用武力都與機率及時機(非可估算的確定性)，以及情緒(即恐懼、執著、勇氣及決心)有關。以上均需要各階層具果斷且有能力的領導統御。

對使用武力的理解採取一元化，較能符合現況且具戰略合理性，以擬定較佳之戰略決策與行動。

2 戰爭就是戰鬥

戰鬥僅為使用武力之一環。「戰爭即戰鬥」的世俗觀點是短視且違背歷史。發起戰鬥才有戰爭。戰鬥發生在戰場，發起戰爭則是由領導



2009年，美陸軍第4步兵師第12步兵團第2營官兵於阿富汗庫納爾省地區實施晨間巡邏。(Source: US Army/Matthew Moeller)

人決定。戰爭遂行或武力運用需要戰術及作戰技巧。戰爭發起或武力運用則需要戰略技巧。前述技巧在任何情況都對使用武力至關重要。

美國過去20多年的表現，顯現出美國強在執行戰爭但不擅於發動戰爭。美國的戰略技巧一直無法將戰場上的成功轉化為國家戰略目標之達成。確實，美國迄今未遭受另一起911類型之攻擊，儘管許多類似意圖確曾發生。但即便花費數十億美元及喪失數千條性命，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所訂之戰略目標亦未達成。

這主要歸因於美國薄弱的發動戰爭技巧，從戰

爭的目標就開始模糊，有時甚至矛盾。在各種案例中，美國的作戰技巧高超無可匹敵。但實際需要改善的其實是美國的發動戰爭技巧。

3 偏好遞增使用武力

表面上，遞增使用武力似乎有其道理。此方法能使美國能以最低成本獲致最大成果，並使戰略家在必要時增加兵力。但若深入探究，則會發現如此使用武力，經常不必要地延長衝突。再者，這樣的戰術使敵人取得先機，令美國的應處決策與行動面臨風險、造成人員與金錢不斷耗損，最後

導致美國對其承諾之努力遭致懷疑。

遞增使用武力所謂的益處是不真實的，就算有也是暫時的。在最糟的狀況下，遞增使用武力成為勝利的阻礙。

以阿富汗、伊拉克及烏克蘭為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初期，美國均派遣大量軍力。其結果是驅逐塔利班及擊敗海珊的軍隊，並分別取得了勝利。但在初步勝利之後，美國卻未派遣優勢兵力。其結果則是使戰爭變得歹戲拖棚，且在撤離時亦未取得戰略上的成功。美國運用相同的遞增方式援助烏克蘭。目前烏克蘭雖尚未戰敗，但亦未獲勝。

4 軍文對話就是文人領軍的錯誤認知

資深政治與軍事領袖間之對話並非是為了控制對方。在美國，文人領軍已有成文規定且具優良

傳統。對話的真正重點是增加負責與成功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因此，美國資深政治家及軍人皆須瞭解要對彼此關係的功能——亦即瞭解資深政治及軍事領袖的共同責任，以及最好行使此種責任的方式。

美國憲法律訂總統為三軍統帥，而美國國防部長則依法對總統負責。美國憲法及法律已明訂兩者之隸屬及何者擁有最終決定權。但擁有最終決定權與有效使用該權力是兩碼事。美國政治與軍事領袖間之軍文對話的重要目的，是儘可能協助總統針對緊急事件做出最佳決策。

在特定狀況下，總統行使最終決定權是一種三步驟決策執行循環。第一步驟，包含蒐集與分析資訊，並向美國國防部長及總統報告，於做出決策前提供各方方案選項。主要資深軍(文)領袖的觀點與分析，必須在決策前提出，缺乏任一方的意



第3騎兵團官兵於加州厄溫堡(Fort Irwin)國家訓練中心實施集合。(Source: US Army/Christopher Stewart)

見會降低總統做出正確決策的可能性。第二步驟則是做出決策。第三步驟是包含執行與調整。使用武力是一個不斷改變的過程，因此資深政、軍領袖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來調整最初決策。誠如方才所言，缺少任一方資深領袖的意見，會降低適切做出調整的可能性。

至於決策本身，資深政治與軍事領袖間之關係必然不平等。但在執行與調整決策的過程中，相關軍(文)領袖的觀點與經驗至關重要，可使參與

者關係較為平等。能瞭解軍文對話的功能，即可接受平等與不平等之必要性。

5 使用武力與戰略之道德考量有所區別

在民主體制內，使用武力應符合道德規範——自戰術到大戰略層級皆然。使用武力關乎人命耗損與風險——相關人員包含身為國家一分子的參戰軍人、軍人的親友、受戰爭波及的無辜百姓，以及替政治團體作戰的人。



總統下達最終決策前，必須廣納資深軍(文)領袖意見。2023年6月19至21日，22國資深領導人齊聚多明尼加首都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針對軍人職涯發展、打擊跨國犯罪及強化政府效能等議題進行交流。

(Source: US Army National Guard/Jean Martinez)

使用武力受道德規範，展現在四種與道德相關的關係，並由上而下成為各階段決策與行動自始至終的一部分。第一種是存在於現役軍人與無辜百姓間之關係。第二種是所有現役軍人間之關係。第三種是現役軍人與各階層軍事領導人間之關係。第四種是為現役軍人與政府領導人(其命令使軍人有喪失生命的風險)間之關係。

前三種關係的道德重要性容易被認同。但最後一種關係因戰場遙遠的距離，故其道德重要性與後果較不易被理解與認同。

使用武力受道德規範並非蛋糕上的糖衣，而是製作蛋糕的主要食材。

6 戰力是一種技術職能

對美國人民及其領導人來說，戰力的許多面向——在作戰層級或是機構層級——是模糊的。科技固然相當重要，但僅為戰力的一部分。戰力來自不同程度的信心，亦即軍人及其同袍所具有之信心、對所用裝備的信心、對訓練的信心、對領導階層的信心，以及在任務期間對支援作戰系統的信心。上述信心形成了戰術及作戰領域的信心。但另外還有兩個重要領域的信心。

專為軍人作戰設計的支援系統——例如情報、後勤、人員及指管系統為軍事與民間機構所提供。代表國家的作戰人員依賴相關機構製造並適時提供所需系統。若閱讀曾任美國國防部部長蓋茨(Robert Gates)的著作《責任：美國前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回憶錄》(*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便可瞭解國防部長如何盡力確保機構置重點於支持身處危險的軍人。

除對機構的信心外，還有對社會政治的信心。這個領域的信心包含信任資深政治及軍事領袖會以睿智及國人支持的方式來使用武力。想像美軍好似長矛——由對戰術及作戰的信心為其矛頭，以及對機構與社會的信心成為矛柄。若僅置重點於矛頭(對戰術及作戰的信心)就是對使用武力的膚淺認知。光有矛頭卻無矛柄，就不可稱之為矛。

「單薄理論」

綜上所述，這六個錯誤信念形成筆者所稱使用武力之「單薄理論」。之所以單薄，是因為以上重點均被忽視。無論武力形式為何：如烏克蘭的正規戰鬥、伊拉克的反叛亂作戰，或如1992至1993年於索馬利亞、1994年於海地、1995年於波士尼亞所進行的反恐或所謂的和平行動，或是各種由美軍支援的人道救助行動，單薄理論造成美軍不甚瞭解武力的意義及相關使用方式。

以單薄理論來做出決策及採取行動，會降低成功的機率、會延長使用武力的時間、會造成更多時間與資源的浪費，也會增加軍人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喪生的風險。

現在是讓美國軍、文領袖跳脫陳舊思維的時刻，並強化美國的使用武力理論。

作者簡介

James Dubik美陸軍退役中將，為多國安全轉移駐伊拉克指揮部前任指揮官，美國陸軍協會(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資深研究員。

Copyright by the Association of the U.S. Army, all rights reserved. Not to be reproduced without permission of AUSA.